



童年

学生精品美文

的小河边

罗从政◎著

儿时的我，就像河里的一条游鱼，
倾听  音，
从此 
从昨天走到今天，又漂向明天。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童年

学生精品美文

的小河边

罗从政◎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的小河边 / 罗从政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02-07183-0

I. ①童… II. ①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2584号

书 名 童年的小河边

著 者 罗从政

总 策 划 刘成林

责任编辑 王 琳

美术编辑 吴书平

封面设计 陈淑芳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54 00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183-0 / I · 921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记忆深处

童年的小河边·····	003
俯向大地的母亲·····	006
回望童年·····	010
乡村的早晨·····	012
故乡木槿花·····	015
青山的梦想·····	018
山野兰花·····	020
童年的小树林·····	023
那树 那花 那香 ·····	025
寂静的田野·····	028
冬日土豆香·····	030
金秋蔗香浓·····	032
皮影老人·····	034
藏在油菜花里的故乡·····	038
一张全家福的生成·····	040
夕阳下的等待·····	043
清明茶·····	047
四月飞雪·····	050



第二辑 成长足迹

藏在书包中的友谊·····	055
空中的父亲·····	057
母亲与我的约定·····	059
忘我滑雪场·····	062
祝福从远方飘来·····	064
暖风吹过麦田·····	067
一缕清香般的思念·····	070
城市与乡村之间·····	072
画纸上的纯真·····	075
送饼干的小女孩·····	077
童心的力量·····	079
梦想从平凡起飞·····	082
回乡的列车·····	085
毕业的你·····	088
那一片青山·····	092

第三辑 季节短歌

放飞春天·····	097
万物生·····	099
河边看柳·····	101
带走一树望春花·····	103
淅沥小雨·····	106
土豆的春天·····	108



五月桃花·····	110
五月读书好时节·····	113
荷赋夏日万般红·····	115
火红的八月·····	117
唯美夏日·····	119
八月桂花飘香时·····	121
有一种思念叫中秋·····	123
走向秋天的南瓜·····	125
倾听乡村的秋天·····	127
站在季节的路口·····	130
聆听冬天·····	132
冬夜漫步·····	134

第四辑 思维之光

一棵草的秋天·····	139
生长的水土·····	142
心是亮的·····	144
倾听钟表的心跳·····	146
选择心灵·····	149
一棵玉米是怎样死去的·····	151
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154
有一种美叫感恩·····	156
腹有诗书气自华·····	158
知识不是力量·····	160
挂念·····	162



母亲没有节日.....	164
人品与文品.....	166
谁在为你制造规则.....	169
感动的代价.....	171
水，与生命有关.....	173



第一辑

记忆深处



童年的小河边

那条小河，属于童年，更属于记忆。

在山区环境下，两座山造就一条河。我老家附近的那条小河，也接受了这种宿命。山为河提供了水源，河装点了山的空灵。

童年的我，就像河里的一条游鱼，倾听着潺潺流水的轻音，从此岸游到彼岸，从昨天走到今天，又走向明天。

关于小河的记忆，有很多都是我和哥哥成长的交集。那时，我家附近没有邻居，哥哥成了我唯一的玩伴。他伴着我，我跟着他，年少就这样相依前行。小河的流动，增添了我們戏耍的活力，为我们生命的童年，融入了血脉跳动的力量。在很多个中午，一家人吃完饭，父母相继睡午觉，我和哥哥就悄悄出发。我们的目的地不约而同——小河。选择小河，除了水对于小孩子有更多的诱惑力，还出于河水给予的清凉，燥热中的那一抹透凉。

小河边的故事，总是从筑堡垒开始。我们首先抢占有利地形，这方面哥哥显然有优势，我基本上是没有选择地选择。哥哥选的地方往往平坦，石头多，与周围的环境相配合，易守难攻。确定地形，就争先恐后地在河里捞石头、沙子，建筑自己的城墙。不过一会儿，一座有模又有样的防御对峙工事，蔚然呈现。哥哥力气大，智力也比我早熟，他的城堡既漂亮，又结实，让我心中妒意丛生。现在想起，那时所谓的工事，也就是一条勉强齐膝的石头墙。可就是这样一堵墙，让我们想象出了各种战局或人世间的争斗。爷爷的故事是我们战争的剧本原型，有时我充做“日本鬼子”，哥哥是八路军；有时哥哥是解放军，我是“反动派”。今天才知道，哥哥在战前的有意安排，就注定了我战败的结局。



战斗开始前，我们会约定规则。比如，不能超过停火线，怎样算是“中弹”，怎样算是“投降”。哥哥一声令下，一场激战就开始。我们用水浇，用沙子“射击”，用树枝做“剪”，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石子。石子是战前规定好的，每人十颗，这是摧毁对方城墙的“利器”，可惜我总是用不在点子上。我费心巴力建筑的城堡，总是禁不住枪林弹雨，要不了哥哥几下就现出千疮百孔的惨相，一如我幼小而脆弱的心灵。我见大势已去，就不停地扬水，朝对方浇，企图挽回丁点败势。总是在我伸直身子之际，哥哥的“子弹”就会击中我。“中弹”后的我不敢耍赖，也不会撒泼，我们保持着远古赤膊战场上淳朴的诚信。

封存的记忆里，战斗结果每次都是哥哥赢，我落败而归。这让我从小就对哥哥增加几分敬意。这份敬意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兄弟间的情谊，即使我们嘴上不会说，甚至还在以后的“战斗”中六亲不认，可心灵深处的两束根系却缠绕得越来越紧密。从另一面讲，对哥哥的敬意转化成了我成长道路上的一种期盼。我总认为，只要长到哥哥那么大，我肯定就会像哥哥一样，在任何的“战斗”中高奏凯歌。于是，我把每一次战斗都当做实验自己是否长大的平台；也是因此，对兄弟间的“战争”乐此不疲，玩得津津有味。

认识到“堡垒战”的无知以及童年的幼稚，是在哥哥离开小河之后。确切地说，哥哥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村庄。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哥哥只告诉我“远方”。当时的我，对于一切，都是模糊的；对于远方，充满迷惘。值得庆幸的是，小河终于属于我一个人了。可我很快发现，原来一个人的小河是那么落寞，无聊；可我又不得不把各种思绪，趁着没有人的时刻，丢入缓缓蠕动的流水。我静静地望着清流里自己的身影，对着他说话，我甚至猜想，这些话会随着水流到达远方，传到哥哥的耳侧。

一个人的小河，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枪林弹雨”。每次放学，我都借闲暇来到河边，坐在一块被雨水和河水冲洗得光滑鲜亮的大石头上，默默地观察流水，默默地沉思，默默地幻想。浮想中，眼前难免再现当年



“战火”激烈的场面。可每一次，记忆都在哥哥带着胜利转身回家的那一刻定格。我不知道，远方的哥哥怎么样了，或许哥哥到了我们都很向往的大海边，也正以同样的眼神，勾勒出村庄里的一条小河，还有小河边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我和他。

在小河边，有一次我正幻想着，河水就涨起来了。那是个夏天，河水越长越大，越长越高，淹没了两边的庄稼，覆盖了一片荒原，最后成了一条大江。江面上还有船，很多船，有一条属于我。我加足马力，顺江而下，驶向远方。或许船上还有歌声，想象是不真切的，当父亲高声喊醒恍惚中的我时，我的脸上还挂着扬帆的甜蜜。

就这样，我在小河边静静长大，像默默不息的流水，奔向远方。终于，我成了羡慕已久的“哥哥”，离开了村庄，远离了小河。汽车启动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小河的流水是那般缠绵，久久地撕扯着我的思绪。

远离小河的日子，家乡就封存在记忆里。当城市的奔走让我举步维艰时，我就毅然驻足，小河边默默许下的未来誓言轻轻在耳畔响起，步子瞬间充满了力量；当生活的烦躁把我侵蚀得头晕脑涨时，我就关闭现实的快门，回到小河边，兄弟之间的欢快又清晰起来，现实也顿时变得明爽。



俯向大地的母亲

母亲的步子，明显变得缓慢，或许是因为手里提着一把锄头，走起来一趔一起，像是循着风的节奏，不停摇摆。走进菜园，她一手握着锄头，另一端被使劲甩向前，然后才把腿稍稍分开，挺挺身子。两条腿与锄头，在地面是平面三角形，在空中是三棱锥，像一尊雕塑，僵硬而逼真。

我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母亲。我没有前去帮忙，她已经两次拒绝我替她去园子扒萝卜的简单劳作；萝卜是前一年收获后深深埋在土中的，这是乡村原始而有效的保鲜方式。母亲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向我看了看——她知道我一直在看着她。那一刻，母亲在想些什么呢？我没有读懂母亲的眼神，或许是距离太远，或许是这些年我回家得太少，已经淡忘了母亲深情中的种种寓意。时间的疏离，已经在母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朦胧的薄雾。

母亲的姿势变了。当我仔细看时，只见她右手在前，左手在后，紧握锄头，举起，落下，举起，落下……不时还把挖松的土向怀里扒。我一阵心酸，那感觉，似曾相识。顷刻，我所有的记忆，像是奔腾的洪水，越过坚固的堤坝，勇不可挡，一股儿冲到头顶。

当年的母亲，可算得上是村里的女中豪杰。母亲个子不高，无论是年轻时，还是现在，她的身影总是那么瘦小、单薄，从没胖过。从身体条件来说，母亲并不适合乡间劳动，然而，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对于人生、未来、职业，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母亲的命运，是承担着一个家族的使命，延续着土地上的薪火相传。正是从小的锻炼，身体上没有优势的母亲，并没有在土地面前屈服，反而抗争般地坚忍。母亲自从接过外公为她打造的第一把锄头开始，她就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了土地，并深信乡村世代沿袭的土地哲学。



作为母亲的儿子，作为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后辈，我是惭愧的，我的记忆，也是肤浅的。然而，那些深深篆刻在脑海中的片段，是城市里车水马龙、旅途中的欢欣雀跃，怎么也打磨不掉的；那是伴随我前行中，永远也刷新不掉的首页。

那是一年秋天。

父亲在镇上铺油路的工地上看场。父亲一生和母亲一样，很少外出务工，他们都是把生命交付给土地的虔诚信徒。这一年是特例，看场是个轻松活，就是看工地。活不重，担当的责任重，而且必须要可靠人选。承包铺路的，是我家一个亲戚，父亲的踏实厚道，远近皆知。亲戚找到父亲时，父亲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没有抵制过那高工钱的诱惑，当然，与母亲主动承担下家中农活也有关。

是的。父亲走了，家中的一切都落到了母亲肩上。父亲离家时，玉米刚挂上粉红的胡须，那段时间，农活还不算忙。乡村的日子不紧不慢，转眼间，一阵阵秋雨带来了凉气，玉米熟了，黄豆熟了，红薯熟了，甘蔗熟了，小米也熟了，还有辣椒啦、向日葵啦，都跟着一块起哄，红灯灯、橙灿灿，都睁开饱满的眼睛，向母亲望着。

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四年级，已经在镇上寄宿，一周回一次家。我像往常一样，慢悠悠地回到家，门锁着，家中没人。我摸摸肚子，抱怨着，朝空中随意喊了几声，没动静。我放下书包，向房后的地走去。路两边是玉米地，玉米叶子凌乱，长玉米棒子处只剩下一个空壳，我知道母亲已经把玉米掰完了。心中庆幸，这周末不用钻玉米地了。刚要走出玉米地，视线豁然开朗，热辣辣的阳光倾泻而下，落到我头顶。前面是一块红薯地。

红薯叶子，已经被早霜折磨得黑一块、紫一块。看到母亲正在挖红薯，我没有再向前走，只见她双手紧握锄头，举起，落下，举起，落下……锄头偶尔停顿的间隙，母亲就会从地里捡起红薯，丢进身后的背篓。或许是什么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喊母亲的声音没有发出来，愣愣地站着。看着母亲瘦小的身影，有力地与土地抗争着，也与生活抗争着。



母亲忙着手中的事，没有发现我。当我终于要喊母亲，然后问一声“有没有给我留饭”时，我看到母亲的身影，随着落下的锄头，轰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我快步跑着，一遍遍喊着“妈”“妈”“妈”。走近时才看到，母亲双腿跪在地上，一手按着胸口，一手拄着锄头，锄头的侧边，是一滩鲜红的血，血丝还连着母亲的嘴。失血并没有让母亲失去意识，她感觉到是我，胸口的手不停地扒土，掩盖泥土上还冒着热气的血液。

好在，母亲没有晕厥过去。我毕竟还是个孩子，面对一切都显得手足无措。但是，那天我哭了，成长路上第一次有意识地流泪；而且，我永远记住了那天的情景，母亲锄头的一上一下，像是阵阵穿越空间的闪电；母亲倒地，似乎是一声突然而至的炸雷；然而，母亲吐出的鲜红血液，比倾盆而倒的暴雨，更让人难忘和心痛。

我不得不相信，我对于母亲、家庭、土地、乡村的记忆，就是从那天复活的。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或许还不懂得透彻的情感，也不懂得人生的责任，而母亲俯向大地的那一幕，足以让我铭记一生，受用一生。也是从那天起，我开始解读母亲，解读乡村，解读土地。我接触土地的时间并不长，可我从零碎的回家中，探寻到了母亲对于土地的真情。

尽管田间劳作让母亲流汗吐血，她的一生，从没有抱怨过土地，而且与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深。她种地的精细，让村里很多男人都低头；她惜粮如金的心思，时常得到我们后辈的慨叹；她坚守土地，给土地磕头的精神，使得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直到老家的土地响应政策号召“退耕还林”，在镇上买了房，已经双鬓斑白的母亲，依然放不下土地，千方百计地租别人家的土地，捡拾没有多少土的河畔。她说，“自己种的菜好吃，看着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吃着香，嚼着有味，还没有药品。”

母亲的一生，与土地紧紧相连，而且总是不能闲下来。每到雨天，地进不去，母亲就犯病了，腰酸疼酸疼，睡睡不成，坐也不舒服，站着又站不了。母亲总在雨天说，“我就是贱命，不下地干活，身上就疼得很。地里扒了一辈子，离开了土地，人就少了精气神，骨头也跟着不听使唤。”



母亲依赖着土地生活，土地在母亲的护理下，哺育着她的子女。

母亲的一辈子，以土地为荣，劳累一生，庄稼养活了一家人。最终，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两个儿子，谁也没有承接父辈的安排，我和哥哥都走出了贫瘠的山区土地，母亲不得不为此悲哀，也不得不为此高兴。向土地索取了一生的母亲，似乎是无法给土地一个交代，或许正是土地的报复吧，她从年轻起，就落下了一身的伤劳。母亲劳累过度吐血的毛病，也是前些年，彻底脱离土地后才痊愈。

古老而布满劳累的村庄，已经与我越来越远，那些关于村庄的点滴，也被时光淡化。随着我和哥哥越走越远，家中的光景也一日日好起来，可母亲，还是脱离不了土地，怎么也走不出偏僻的小镇——比村庄稍大的老乡场。无论我们怎么劝，她总说，“在这儿好，你们回来坐车就到家。我啊！不习惯城里，看到哪儿都是高楼、水泥地，连一点土都没有……”

当再次看到母亲俯向大地的单薄身影，我似乎明白了一切：人活着，必须有根，母亲的根，就在泥土中，在土地中。物质的生活，已经完全可以脱离土地，可母亲的心呢，哪怕只是每天看看不远处的灰黄泥土，她的心中也是舒坦的、踏实的、宁静的，还有什么，更能安慰母亲的晚境呢？



回望童年

时间是我们的影子，总跟在自己的身后，却永远抓不住。转瞬之间，童年的一切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尘封在记忆的相框中。回首童年，有太多的欢声笑语，太多的嬉笑怒骂。

童年是一首歌，满怀纯真，千古流传，百唱不厌，一生吟咏。可曾还记得童年时在小河边玩水，三五个朋友一起，在沙滩上筑堡垒，修水库，玩得不亦乐乎。母亲头伸出窗户，大喊：孩子，快回来，危险。却装作没听见，不理。时常让母亲四处找，然后连哄带骗才跟着回家，谁知进门就遭警告再也不让出去了，转眼还是不知从哪儿溜跑了。大人们岂知，对于孩子，和同伴一起玩耍是童年世界的重要部分，可童真总会被父母的担忧而遭到压抑。现在想起，真不知道沙滩上有什么宝贝，能让自己如此留恋，还玩得有声有色。

童年是人生剧的第一幕，我们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主角。童年的我们总是很淘气，经常引得大人的愤怒或爽朗的笑声。你可曾爬上家里的柜子，因为每次母亲都会在柜子顶上给你找到吃的。可你爬上柜子顶时，什么也没找到，却被母亲发现。屁股又要遭殃了，只是轻拍了一下，就哭得死去活来，惹得母亲又忙着找来沙琪玛哄。可曾记得，悄悄把母亲的袜子扔进床底，因为挨了母亲的耳光，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母亲找了一早，没找到，下午下班回家发现，袜子被放到了沙发上。于是，母亲感觉蹊跷，逼问之下还撒谎是在床底找到的，一个永远的秘密埋藏在自己幼小的心中。

童年是本书，连环画，或是小说。书中的主人公要么活泼，要么内向，或者孤僻……这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我们在里面写入了那些完全属于自己心灵的情节，单纯又生动。没有嫉妒、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欺骗；即

